

詩

古

微

詩古微中編之三

邵陽魏源撰

檜鄭荅問

問曰檜譜疏謂鄭滅號檜而處之故先譜檜而接說鄭然譜謂東周之初鄭武公滅檜而疏據史記謂檜滅于西周之末其風變于夷厲之世者何譜子因毛詩退檜進王而

并疑匪風西歸爲東遷王風非檜詩者何曰滅號者東周

初鄭武公也若檜則實西周末鄭桓公所滅譜因滅號之

事并以檜滅于武公與周秦傳記皆不合紀年晉文侯二

年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桓公水經注

引案多父則桓公友字也文侯二年  
當作八年乃與幽王司徒時相合十年申人鄩人犬戎

入宗周弑王于戲及鄭桓公  
昭二十年左傳正義引韓非子及說苑

云鄭桓公將襲鄩取其豪傑良臣智辯果敢之姓名擇鄩

之良田設壇場而埋于國門之外若盟然鄩君疑而盡殺

其臣桓公乃襲鄩取之子產曰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

周庸次比耦斬其藜蒿蓬藿而處之史記世家桓公言于

王東徙其民于洛東號鄩果獻十邑竟國之  
國語史伯言十邑者通號

檜數之爲十國此  
誤也諸疏辨之並言檜滅于桓公不言武公也國語幽

王八年桓公爲司徒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其謀檜

蓋在此三年中而富辰言鄩由叔妘公羊言古者鄭國處

留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鄆焉  
而野留是桓公寄孥與賄之後卽親至鄆地定居鄭父之  
邱而後返西都遂及于難其時皇父爲王卿士而作都于  
向向亦在東都畿內皆懼王室之多故憂逃死之無所爭  
營校窟迫不暇待故國語云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  
土之人史記云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史伯云君以成周之  
眾奉辭伐罪以東都迫近號鄆桓公能用其眾故也其後  
武公迎平王東遷始并滅東號是先有滎陽之密縣後有  
滎陽之成臯皆不居其都而居新鄭焉以桓公先定居鄭  
父之邱故武公因先業耳

服虔云鄆取鄆而不居其都杜預謂鄆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

在襄陽宛陵縣西南

若桓公先不得檜則驪山戎禍之後其孥賄皆

沒于號檜武公身且不保安能以兵迎王東遷且兼并嚴

邑乎祭仲往省于留遂出于宋則留卽陳留

地理志陳留郡孟康曰鄭

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

其兼并蓋自東而西故先檜後號陳留實非

畿內之邑鄭世家史伯曰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

號鄆其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

請居之號鄆之君見公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

民皆公民也則陳留卽十邑所分之地而邱中留子之詩

其爲桓公小惠要結鄆民所作何疑乎檜旣滅于西周之

末而檜風與王風互易則匪風傷周道思西歸其爲東周

王風末篇何疑乎而說者尙泥緇衣篇斷章之誼以爲好  
賢之詩不知是詩王子友以術歆天下者也走死臣民而  
相眚以沫陳氏以之傾齊桓公以之餌檜奸人游俠之雄  
也何秉彝之好焉

曰王符潛夫論謂檜在河洛之間其君驕貪儉嗇減爵損  
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憫且悼痛也  
鄒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遂以亡然則羔裘果

當何王之世曰王符引詩每多疏舛

如班祿篇背宗族而采紫怨當作采蘋取

宗室屬下語也又謂韓奕之韓侯其國近燕辯見大雅答問

此段全襲汲周書史記解

之文乃穆王述夏商之事而忽傳以衰周羔裘之詩何異

肅慎不貢楛矢責之曹公且逍遙豈卑讓之文膏曜正儉  
嗇之反而或以爲三家遺說繆矣序稱羔裘大夫以道去  
其君鄭箋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其有本之言  
歟曰檜在東周匪風之詩安知非東國懷西京而必爲王  
風者何曰諸國變風美刺皆歸于諸侯罕有咨嗟周道興  
懷西歸者蓋古者封建之世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大序  
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檜亡于其君之貪冒與  
衛亡于狄陳亡于楚覺皆自取其民方深德畱子何暇遠  
悲周室且不曰西徂而曰西歸明爲平王自棄舊都大去  
其國之後王吉疏曰臣聞師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

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詩蓋傷之也。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車。韓詩外傳曰當成周之時陰風揭揭疾驅非有道之車。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是則東周播遷之初車馬疾驅而至日蹙百里尙戍甫申賦役煩而政令亟無復大國享鮮之政有同舊都破甑之思。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平王之大去不復歸也。歸與歸與周室猶可復好音猶可聞胡使我惻怛不已乎。方檜仲之亡也幽王尙存周末東遷何西歸之有。



問鄭風首桓公武公次莊公次文公于時世皆合而鄭人  
爲之賦清人尤明見于左傳則清人以下自皆文公後詩  
乃小序倒屬諸文公之先世以爲刺莊刺忽孔疏因謂文  
公清人當處卷末由脫爛失次廁于莊公詩內者何曰風  
詩惟邶鄘衛分于經師已失太師舊第其餘諸國簡編無  
殊至王之廁桓于平則續序傳益非毛序本有也詳國風  
義例篇  
豳風東山破斧爲豳人從征之詩伐柯九段爲豳人美東  
人被化之詩以類相從皆作于周公之世非真如張衡所  
謂失次也秦風渭陽雖作于黃鳥以前然一爲繆公一爲  
康公以父子爲先後則亦未爲顛倒也豈有清人文公之

詩明見左傳而先世刺莊三篇刺忽十篇乃皆倒廁其後者哉考羔裘次于清人之後序不言何世但以爲刺朝而詩詞是美非刺則以爲陳古子謂清人敘見于左傳則清人以下斷皆文公以後之詩考甯母之會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三良卽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孔叔于鄭文公之背齊從楚再三諫爭乃甯母之會世子華反譖諸齊侯謂此三族實違君命請去之幸齊不入其讒而叔詹于重耳過鄭不禮亦諫不見聽重耳反國伐鄭詹請往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弗殺夫三良同心三英粲兮

也

毛傳三英三德也國語三女爲粲

屢建正議邦之司直也臨難不辟舍

命不偷也

韓詩外傳作不偷

詩次清人之後其爲美三良而欲文

公之信任乎傳訓洵直且侯爲君侯箋謂忠直且君殊爲

不詞韓詩訓侯爲美

釋文

與毛異義則未必以爲刺朝其證

一矣

至有女同車以下概指爲忽突爭國夫厲公突則文公父

昭公忽又在厲公前其詩斷無反居文後之事且有女同

車爲刺忽辭齊昏謂齊女賢而不取則是以德音美文姜

若謂桓六年再敗戎有功齊侯復欲妻之之事

其時文姜已歸于魯

則次女安得復稱孟姜是時鄭忽已迎陳嬀

隱八年

安得責

以再取且反譏其守正耶左氏稱其善自爲謀而劉向說苑亦載其事于權謀篇均不以辭昏爲失計則是魯詩本

無刺忽辭昏之說故知亦文公詩也考鄭文公三十五年

僖二十二年楚伐宋以救鄭夫人芋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是

文公夫人本有姜女與文芋爲二妻

衛世家莊公取齊女莊姜又取陳女爲夫

人是春秋再取同時二夫人之證

然文芋始則以二姬歡楚不顧瀆倫繼

則召子瑕于楚幾至覆國文公以昏楚之故始終貳中夏

而事蠻夷三違孔叔之諫幾陷叔詹于死春秋特書鄭伯

逃盟以著背夏從夷之罪詩與春秋一義也且諸侯一取

九女同姓媵之孟姜旣齊嫡長斷非楚女之媵則是文公

本取于齊。繼欲結楚。強援復昏。文芋自是甘心。畔齊盟而爲楚役。故詩人睠睠齊姜。匪姜之爲美。而中夏盟主之爲美也。是時周襄王方納狄女爲后。以召子帶之難。文公復繼娶楚芋。以絕諸夏之權。君臣上下不謀同欲。爭耦異族。棄同類。伊洛之不被髮者無幾耳。有女同車。係之文公詩。後豈但志內亂之由。昭女戎之戒哉。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姞。我不見兮。我心苑結。魚無擇于沼。禽無擇于林。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于是陳侯之南冠。衛侯之楚語。魯昭之吳孟子。裂冠毀冕。風俗頹而禮義掃。地人道之所以絕續。胥由下此矣。毛詩慎其世次。誣其事實。欲鄭

忽昏姜崇勢利而賤守正竟以刺邪之什爲有邪之思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其證二矣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與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昭十六年錢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

于他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又曰他士

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此皆鄭箋用韓詩說考左傳

鄭文公十八年

傳五年

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

帶齊魯宋陳衛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將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故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不聽十九年

傳六年

齊宋魯衛伐鄭楚

救鄭諸侯乃還二十年齊伐鄭孔叔請下齊公曰子姑少待夏鄭殺大夫申侯以說于齊考呂覽言鄭與荆近箋謂後之荆楚明爲文公自恃楚援故曰子姑少待卽豈無他人之謂也又恃有惠王卿士之命卽豈無他士之謂也狂童之狂也且則謂申侯以楚文王嬖臣適鄭有寵力說鄭背齊以事楚文公違孔叔三良之謀而從之及齊桓以爲討始殺以自解故此詩狂童及山有扶蘇二詩之狡童皆刺文公不從三良以親齊而寵申侯以暱楚也申侯以異國嬖臣挾煬竈之陰謀施反覆于小國使諸侯連年謀鄭

兵無竈歲鄧人身受其害痛心疾首焉是以刺之再三也  
籓兮則甯母聽命之後乞盟請服之機乎魯衛晉固伯叔  
兄弟之國齊宋亦伯舅叔舅之邦若之何倡而不和要而  
不從始則見討于齊桓繼則見討于晉文甘心背中夏而  
爲荆舒之役乎左傳富辰曰僖二十八年鄭有平惠之助又有

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

杜預曰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

年殺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

與鄭風羔裘狡童狂童諸篇正相表裏

毛序皆以爲刺忽無論春秋書忽世子而以突爲篡人有  
可憫無可刺且忽豈有荆楚之援豈有王朝可恃而爲他  
人他士之語不益解鄰國援救之心乎誦詩論世情事孰



得其證三矣

忽病孤弱無狂狡之失微子麥秀詎斥紂之詞尚書大傳微子朝周

過殷之故城歌曰麥秀蘼蘼兮禾黍蠲蠲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案書序成王黜武庚乃命微子啟代殷後國于宋則狡童謂武庚也微子武庚之諸父傷其再殄殷祀而歎之史記誤爲箕子而以狡童斥紂夫史既言箕子不忍言殷惡矣胡又斥爲狡童不自相刺繆乎而毛傳兩以狡童狂童斥昭公且山

有扶蘇序明言所美非美徐幹中論大臣篇引此詩亦謂時俗所譽者未必是所不譽者未必非好醜無常皆由私所致鄭箋言不任賢者反任小人不好忠良而好有貌無實之人亦用韓詩說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同是所美非美之義乃毛傳上章狂且斥臣下章

狡童斥君矛盾自陷宜鄭箋之不從也易林云視闇不明  
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蓋視闇不明君不擇臣也  
雲蔽日光臣欺其君也又曰嬰兒孩笑未有所識狡童而  
爭亂我政事狂且狡童之爲嬖寵甚明非斥昭公甚明後  
人曲申毛誼或又以狂童狂且斥蔡仲仲莊公舊臣身事  
三朝何得尙稱童幼以春秋證詩以三家遺說證詩孰得  
孰失其辨四也

諸國變風類皆陳于齊晉二伯而圖伯之事莫大于攘楚  
攘楚之事莫要于服鄭故齊桓陳其詩自清人以下于文  
公獨詳然丰以後則亦皆民俗之詩不爲國事且或有文

公以後晉伯所陳之詩不可盡考其世序乃毛序以揚之水爲閔忽則其閒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亦皆作于忽世并有女同車以下凡十篇矣豈文公在位四十五載惟清人一詩而鄭忽始僅二月出奔繼僅二載被弑其詩乃居鄭風之半耶其證五矣

問清人之詩左旋右抽軍中作好鄭箋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居鼓下則中軍當謂高克當翱翔渙散之時猶建大將旗鼓日居車中有如臨敵者何曰此鄭箋之誤王氏夫之論之矣曰兵車之法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

之外。鞠而舒斂無度。故雖天子在車。亦無居中之禮。周禮大馭掌玉輅以祀。及犯輶。王自左馭。馭下祝。戎僕掌馭。戎輅犯輶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况將乎。鼓居車中。而將居鼓左。自可右嚮以擊之。甘誓曰。左不攻于右。右不攻于左。御非其馬之正。則御中而將左之一證也。春秋鞏之戰。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則國君自將居左之二證也。又是戰左傳。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韓厥將也。非因夢而避左右。則不居中。則將居左之三證也。若老子云上將軍處右。偏將軍居左。則言軍陳之制。而非在車之位。惟

張侯御卻克曰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左併轡右援枹而鼓則似卻克居中而御者居左此或以傷夷易位與杜注沿鄭箋之誤然則左旋右抽者非車左車右之謂蓋戎車回旋射獵之法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將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于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田獵之法逐禽左騶驥之詩曰公曰左之禽左則我右此所謂右抽矣車戰之法類然古未有呼將爲中軍者則中軍猶言軍中故毛傳曰軍中爲容好言其翺翔遊戲耳何旗鼓居中常如臨

敵之有

問曰樂記疏引許慎五經異義謂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

者九

本作十九孔疏衍十字

今序女曰雞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墀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亦祇七詩而許據三家孔據韓詩並謂九篇者何曰遵大路之詩次于文公詩後序不言何世而續序以爲莊公失道君子去之鄭箋又益以淺露迂拙之詞繆不足辯考宋玉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詞甚妙夫明云溱洧之間明云稱詩則三家詩謂鄭說婦人者較多二篇遵大路殆其一乎若曰子母惡我醜我而不畱不可遽

棄故舊也不可違忘昔好也若君子去國他人畱之何惡  
我醜我之有乎况篇次清人文公詩後必非刺莊公詩矣  
至集傳所指男女詩十四篇惟丰及二東門蔓草溱洧五  
篇與毛略同其將仲子序謂刺莊公集傳謂刺男女于三  
家詩無可徵未知孰是若刺忽五篇在文公清人之後既  
參考傳說篇次定爲刺文公詩則非刺淫詩也惟風雨子  
衿揚之水三詩序未言何世而風雨爲亂世思君子不改  
其度則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儀範廢帝裸迫使走北  
史崔彤傳彤避地臨右遂仕西涼其子伯宗每慷慨呂光  
書清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辨命論  
君子也何期松柏彫于微霜雞鳴已于風雨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幽繫中自敘云立梁簡文自敘身行已終始如一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欺閭室皆在六朝時韓詩尚存而

何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已並無出入矣青衿之刺廢學則晉書秦甯之詔虞嘉傳

詔曰喪亂以來儒雅陵夷宋書永初之詔宋本紀永初三年詔曰學校荒

廢誦詩茂閣故晉載紀魏跋之詔晉書載記魏跋下書國

老竊歎于青衿魏書任城王表略同又北史周武帝之詔北史斛律斯

教子衿之歎復見于今諸王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並為學校束修之義而朱子晚作白鹿

洞云廣青衿之疑問亦用序說者蓋佻兮達兮在城闕兮

明謂以青衿之子為狹邪之游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

小慧以輕薄為風雅以閑情為任達相如當壚幼輿折齒



禮坊潰裂名教掃地刺廢學卽是刺淫初無二義也然則三家詩多說婦人二篇子衿佻達亦殆其一乎

揚之水篇次遠隔于後而續序亦以爲刺忽辯已見前且莊公之子十有一人何得謂忽鮮兄弟如必爲刺兄弟相爭亦當在文公之後考文公旣殺世子華盡逐羣公子及文公卒後子蘭以奔晉得納先立子瑕亦挾楚以求入所謂終鮮兄弟惟子女二人者也瑕恃楚援其外文芋夫人應之于內卒之車敗被禽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所謂無信人之言者也故次于文公諸詩之後而子蘭實晉人所立則此詩或晉伯所陳而後此東門蔓草溱洧三篇

皆必作于文公以後但皆不必爲刺淫矣

若餘詩之序毛與三家同說男女而誼異者有之女曰雞鳴集傳以爲賢夫婦相警戒甚切詩意射者男子之事中饋者婦女之職琴瑟者君子無故不去是前勉其夫以射御禮樂之藝末章勉以親賢取友之行庶人如此則其家必興士如此則其業日新大夫如此則其政必成其在鄭風如芳蘭之擢于蕭艾矣序謂陳古以刺今之說色不說德而箋以首章子興視夜爲子其夫次二章言子者五皆子賓客試思飲酒偕老琴瑟靜好豈女謂賓客之詞乎陳氏啟源但力斥集傳勤生之說爲口腹飲食之人抑思不

子其夫而子賓客混男女之辨蕩內外之閑如倡優狎客之恩愛爾汝者尙何陳古刺今之有

易林云東門之墀茹蘆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序云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韓詩章句曰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箋用韓義以爲女望男來迎已之詞若毛傳謂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茹蘆在坂則次章又何以說乎且以其室爲得禮則邇其人爲不得禮則遠母乃強賦爲興扞格難通乎

漢書地理志鄭國山居谷汲土狹而險男女亟聚會故其

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  
斯其風也是魯詩以出其東門爲刺淫之詩毛傳以縞衣  
白色爲男服綦巾蒼艾色爲女服願室家得相樂也而說  
文引詩縞衣縵巾云未嫁女所服則是貞女自述己志言  
如雲如荼游蕩之女皆非我所願效惟有安此縞綦之服  
守禮俟時自適其適而已聊樂我員韓詩作聊樂我魂魂  
神也聊可與娛與通作以所謂但可自怡說不堪持贈君  
也若如毛序閔亂之說則兵革不息男女相弃女得有如  
雲如荼之觀乎毛傳釋如荼爲喪服則是見弃之女忽而  
喪服忽而茹蘆染衣之豔服有是事乎且雖則如雲旣言

其盛若云雖則喪服母乃不詞乎

溱洧之詩薛君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

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焉言三月

桃花水下方盛流洄洄然眾士與女執蘭而祓除芍藥離

草言將離而贈此草也

御覽釋文後漢書注

呂覽本生篇注云鄭國

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芍藥之和地里

志亦述爲淫俗鄭箋亦本諸韓詩初無所謂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之說夫莫楚則樂無家室谷荏則啜泣此離豈有

戎馬無家之別翻成上已麗人之行乎

野有蔓草則小序傳箋並謂男女思不期而會故韋昭毛

詩荅問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曠。于是女感傷而思男。託采  
芳香之草。爲淫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  
促時。御覽  
卉部江淹麗色賦曰。感蔓草于鄭詩。藝文  
類聚是毛本以  
爲淫詩。至韓詩外傳。孔子遇程子。水引之以爲遇賢之詞。  
而託諸男女。猶離騷比君子于美人。是毛詩所謂邪者。三  
家詩反以爲無邪。或謂如此。則孔疏所述鄭詩說婦人者。  
九篇更缺其一。不知思遇賢而託諸閨情。仍不害其爲說  
婦人。如有女同車。女曰雞鳴。皆在九篇之中。原非必九篇  
皆淫詩也。

問鄭自子產執政以後。褚其衣冠。伍其田疇。誨其子弟。風

俗大變而始謗終頌之謠不登于詩者何曰諸國之風皆陳于齊桓晉文而桓文以後惟秦康公諸詩陳于晉襄陳靈諸詩陳于楚莊此外無聞焉蓋晉景晉悼連年爭鄭不過志在主盟而采風陳詩之典闕如矣鄭文公在位四十五載與齊桓晉文同時故陳其詩獨詳下距子產執政時七十八載安得晉悼復有陳詩之事耶詩之錄二伯與春秋之獎桓文皆所以延王迹于一綫不讀王風變雅終于平王不知王迹所由熄不讀列國變風終于桓文不知伯迹所由存也問鄭衛皆以弱小介強大之間一迫于伯一迫于伯民歲受兵而風俗淫佚甲諸國者何曰三河爲天

下之都會。衛都河內。鄭都河南。故齊晉圖伯爭曹衛。晉楚  
圖伯爭宋鄭。戰國從橫爭韓魏。曹滅于宋。鄭滅于韓。衛河  
北。故墟入趙。河內故墟入魏。皆異名同實。據天下之中。河  
山之會。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則貨財盛。貨財盛則聲  
色輳。史記貨殖傳。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邱紂淫地。餘民  
民俗儇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休則作  
巧。姦冶多異物。女子則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  
侯。此謂河北之衛也。又曰。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瑟。揄長  
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者。奔富厚也。趙邯鄲故  
衛地。此謂河北之衛。與鄭同俗也。宋音燕女溺志。使宋風



而存亦必與鄭衛相等。蓋古時河北之妹邦邯鄲河南之溱洧曹濮其聲色藪澤乎。春秋時車戰之法未亡兵臨敵境井堙木刊而止。所俘馘者皆臨陣禽戮之人未有掠子女括金帛燬廬舍驅牲畜之暴也。晉楚爭鄭十歲十三受兵皆取盟降服而止。非如狄人入衛屠其君墟其國遺民宵濟渡河者男女僅七百乘馬祭服魚軒牛羊豕雞狗皆貽自鄰國也。故鄭民之征役不妨其游佚譴樂而邯鄲衛詩亦皆作于河北故墟。未經狄亂以前全盛之時自東徙渡河後故墟久踞于狄文公大布革車無復妹邦流風餘韻鄭則楚漢以後滎陽京索閒久爲戰場及隋開汴河以

後舟車皆集大梁。佳麗甲天下而溱洧閒。榛狉曠莽。無復美人香草之風。豈非貨賄去而聲色隨之地。運遷變使然哉。春秋之鄭衛。亦猶後世之吳越。人物美秀而文。文采風流。照映諸國。故衛風莊姜定姜共姜許穆宋桓黎侯夫人衛寡夫人下及氓與谷風之棄婦。皆能以篇詠自達其情。而春秋時鄭歲歲受兵。卒能以辭命自全于晉楚。廣谷大川異氣。民生其閒。剛柔異俗。不競于武者。每嫻于文。宜鄭衛之詩。齶齶斐斐。皆善言情。豈盡風教使然哉。曰太公封于營邱。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其後桓公管仲設女閭三百以養游士。而

齊民風之淫不似鄭衛田獵馳騁有奮往之氣卒爲伯國者何曰從來俗文而富者其民易淫鄭衛是也俗武而富者其民易鬪齊晉是也故歌詠莫富于鄭衛而功利莫盛于齊晉夫子嘗思用衛又嘗思用齊以聖人爲之則皆可王也導其血氣而文以禮樂返情于性衛風可一變而二南齊風可一變而幽岐而惜乎無其會也

齊風荅問

問曰齊風雞鳴續序之刺哀公固不可信若首序思賢如

則甚合詩意朝既盈昌與子同夢明爲夫婦之詞庭燎之

義而韓詩乃以爲譏人之刺者何也御覽引韓詩雞鳴譏人

非是蓋涉漢曰詩言青蠅皆喻譏口此詩匪雞則鳴蒼蠅

之聲若如傳箋以爲過早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

禮常世豈有雞未鳴而蠅聲先起者耶或曲爲說云匪但雞

鳴且蠅將有聲則下章可云匪但東方明抑且月將出乎

况禮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烏

有東方已明尚甘同夢無脫簪之實諫徒警勸以虛文者

乎。考韓詩序爲護人而薛君章句云雞遠鳴蠅聲相似也。

御覽文選注

臧氏琳曰雞以司晨蠅薨亂耳故首章欲其審聽。

恐所謂忠者未必忠也日出則大明月光則悅忽故次章欲其審視恐所信者未可信也三章則明去就之分言小人薨薨眾多我其甘與同茲夢亂哉行且歸而避彼之憎矣小雅青蠅直言此詩婉諷源案列女傳緹縈上書闕下歌晨風雞鳴之詩蓋取無辜蒙讒冀君見察之意孔叢子曰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亦卽小雅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之義曰君子不忘其敬則非婦人戒夫詞矣曰然則東方之日篇毛鄭以日月分喻君臣而今不從之

者何曰。詩之取興。言外瞭然。其不詁自明者。甚易而實是也。其展轉彌晦者。甚難而實非也。毛以日月喻君臣明盛。無不照察。鄭則以東方其明未融。喻君臣不明。毛以姝爲初昏貌。謂陳古之正禮。鄭則以姝子爲強暴而女想諸室闔。燕郢卜度。矛盾互乖。考韓詩薛君章句曰。文選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也。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自昔取興。匪遠人情。毛鄭于雞鳴篇當喻而不以爲喻。于此篇舍近喻而迂以求喻。皆由美刺橫于中。以致比興歧于外。揆以韓義。孰邇風人。舉一反隅。無難觸類。

問地里志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嶼之間兮。王應麟三家詩考載之。說者謂王氏誤以齊風之齊爲齊魯韓之齊。然乎。曰志所舉者齊風。然以證臨淄名營邱。而訓之爲往。與毛詩訓義全別。則固出三家詩也。水經注太公封于營邱。獻公自營邱徙臨淄。營邱者山名。詩所謂子之營兮也。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嶼山名。此對舉齊毛二家之異文。考唐時崔靈恩詩集注尙存。多引三家軼句。而呂氏讀詩記引崔注云。茂昌皆齊地名。釋文引崔集注本猶作嶼。是師古述齊詩本于崔注明矣。若謂班志皆用魯詩。則地里志引自杜沮漆。師古曰。自土。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辟。

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此又齊魯同文之明證也若謂

師古唐人惟見韓詩不得見齊詩則韓詩還作嬾詩儼作

嬾釋文皆訓好兒義與毛同而篇名則與齊魯異矣誼則齊

魯長矣蓋獵者或往營邱或往昌地應劭曰昌水出東萊郡昌陽縣或往

茂地疑卽泰山郡之牟牟茂聲而中道相逢于嶠山左右

師古曰嶠或作嶠亦作嶠言往適營山而相逢于嶠山故也宋經注作嶠顧祖禹曰嶠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

三章分述之若皆訓爲好則文義雷同或謂齊都營邱而

詩言往彼疑作于胡公都薄姑時然師古云往適營山則

本不指都城也雖然還之儼好無異于清人之翺翺而哀

樂異音衰王異氣安危異效齊之足霸也久矣宜桓公乘



之不勞而搜諸侯如拾芥也哉。

曰。盧令之詩。序謂陳古。亦三章皆美之者何。曰。毛以刺獵不合稱仁。遂強爲古者仁君之事。則于田之叔段。而鄭人仁之。從狼之獵夫。而齊人臧之。豈皆陳古之刺耶。且說文鬣爲髮好之兒。鄭箋讀鬣爲權。毛不。破字。則訓同說文也。則偲亦于思之義。皆明指目前之人。亦可謂古人之鬣髮耶。國語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戎車待游車之弊。戎士待陳妾之餘。則此詩自刺襄時民俗。與還詩同義。而必以駟驥之篇爲駟虞之旨。良所昧焉。

曰。地里志侯我于著乎。而師古曰。著。齊地名。濟南郡著縣。

也。此亦魯韓古訓。何楷據此爲刺魯莊越竟逆哀姜之詩。而今不取之者何。曰。魯莊如齊逆女。親至齊都。并非俟于中途。一不合也。傳箋謂瓊華士飾。瓊瑩卿大夫飾。瓊英國君之飾。若夫人至自齊。不應由庭及堂。三易其飾。二不合也。詩次于還後東方前。安知非齊先世刺親迎不至女家之詩。且何以不在襄公南山之後。三不合也。疑事毋質。宜從蓋闕。惟甫田次南山後。毛傳謂無德而求諸侯。考襄之恃力求諸侯。無如滅紀一事。自謂報九世之讐。而不知身爲魯人不戴天之仇。方且勞師疆外。肆志無忌。殆欺魯莊童卯無知耶。桓六年子同生不知已突而弁矣。夫差而不

忘越王之殺其父。襄公其能晏然已乎。無思遠人。恐齊之憂不在紀。而在邕角之甥也。考春秋紀未滅以前。莊公尙未與齊通。故有未幾見兮之語。四年師次于滑。謀欲救紀。是時三年喪畢而冠。正旣弁之時。則復讐猶有望也。春秋于桓公書葬。明君幼而賊在境外。不責臣子以遽討。俟之四年而有救紀之役。讐可復矣。機可乘矣。故春秋望之深。責之深。與詩人之恕邕角而望突弁。同一義也。至紀亡後而公及齊人狩于禚。始絕望矣。故知詩必作于四年救紀之時。然則春秋曷爲諱齊滅紀以許襄公之復讐。曰。正以深罪魯之不能復讐也。九世猶可以復讐。而况先君之肉。

未寒者乎。苟誠許齊滅紀矣。曷爲于魯之不救紀而譏之。救鄰復讐。在是一舉。而魯人不知致死焉。故特許齊之復讐以愧之。若曰。師喪寡人分焉。未爲不吉。復讐之義。當如是也。乾時之役。雖敗猶榮。魯何嘗真以復讐故戰哉。春秋多託事以見義。故于詩詳錄齊襄以補魯風之缺。猶斯志也。

曰。載驅敝笱。次南山甫田之後。序皆刺文姜。而焦氏易林云。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日夕。畱連久處。文姜爲齊僖長女。不稱孟而稱季者何。曰。易林蓋以載驅爲刺哀姜之詩也。哀姜歸魯。在齊桓公十六年。則襄公末年所生。明爲

襄之季女。若文姜則齊僖之孟女。安得稱季。哀姜歸魯。雖在襄公身後。而哀姜生母或存。則亦襄夫人嫁女。易林欲明齊子爲哀姜。故以襄嫁爲言。若曰此嫁襄公之季女耳。莊二十四年。夏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曰。哀姜約莊公遠媵妾也。卽所謂齊子曰夕。流連久處。亦卽詩所謂齊子發夕。齊子閭闔。齊子翱翔也。毛傳發夕謂自夕發至旦。箋謂豈弟爲閭闔。謂開明始行。與上發夕相對。蓋韓詩說。易之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載驅詩人見其始知其終矣。若文姜初歸。未嘗有遲久畱難不肯入。

之事其爲哀姜何疑。

敝笱刺齊子初歸魯之詩而在南山盧令之後若刺文姜則南山旣曰歸止不應此篇反追刺其初嫁之時且文姜歸魯十餘年同公如齊始通齊侯不聞其始卽有難制之勢惟哀姜爲襄公季女文姜欲使姪從其姑故使莊公年長不娶其如齊納幣踰年而歸則公羊以爲公有陳佗之行其如齊觀社則穀梁曰觀無事之詞也以是爲尸女也而且越竟親迎丹楹刻桷宗婦幣覲所以媚姜者無不至姜所以驕公者亦無不至從如雨水以侈之遲留不入以難之詩人知其必爲文姜之續敝笱魴鱓再三太息情見

平詞序箋以爲桓不能制文姜于歸魯之初集傳又謂莊不能制母于歸齊之後皆非詩意矣

猗嗟亦刺莊公昏讐詩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帝館甥于貳室。則甥謂壻明矣。諸侯不越竟逆女。而公則納幣親迎。兩次如齊。皆桓昏文姜時所未有也。且魯莊當齊襄之世。未嘗如齊。及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復如齊觀社。其時齊桓已立十二年。文姜齊襄皆已久歿。何必如鄭箋謂非齊侯之子。廋詞追刺乎。惟莊因齊社蒐軍實之時。盛其服飾威儀。炫其射御趨踰。以媚婦人。而夸齊國。哀姜無愆期之待。魯莊爲陳佗之行。齊桓無閨閫之閑。皆在所

刺且一則曰射則臧兮。二則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三則曰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擅此才武。不以復讐。而以昏讐。所昏者。又非嘉耦。而怨耦。其患方未艾焉。惜之深。刺之深也。其後牙慶再亂。般閔再弑。夫人孫邾。魯幾中絕。于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定魯者。齊桓也。誅哀姜。立僖公者。齊桓也。故桓自陳其風于王朝。特詳齊襄二姜之詩。一著其多難興邦之由。一著其恤鄰存魯之績。春秋書文姜皆詳于桓薨以後之事。書哀姜皆詳其初歸于魯之事。與詩相表裏。蓋魯莊之不能閑母。正由其忘讐昏讐。使其枕戈臥薪。如夫差勾踐之蓄志。則襄與姜方將食不下咽。尙



暇馳驅禋穀。煩制其侍御僕從之人乎。說詩者忽其篇次。昧其輕重。而春秋之義不明矣。然則齊桓創伯以後無一詩者何。曰。晉伯嗣興齊以大國羈縻頡頏其閒。未必肯陳其詩于晉。故晉亦無由陳其風于王朝。齊風之終于襄公。見齊伯之始于桓公。王迹亦熄于桓公也。

魏唐荅問

問魏檜二國史無世家而序亦無君大夫諡號子據以爲  
序出史記之後然申毛詩者則謂春秋惟齊魯晉衛四國  
君臣皆有諡亦惟公族有之而庶姓無有又卿有之而大夫無有其餘秦楚宋鄭則  
君有臣無而吳越徐莒則君亦無諡矧魏檜國小早亡豈  
可徵其諡號小序缺之不亦宜乎曰毛序所著作詩之人  
如仍叔凡伯譚大夫芮伯暴公蘇公何嘗必著其諡至其  
所美刺之人如秦仲陳佗蔡仲鄭忽公子頑高克又何嘗  
必稱其諡豈并二國之氏族名字而國史不知哉至秦楚  
徐莒吳越之無諡則夷禮也宋之無諡則殷禮也至鄭則

有公父定叔皇武子馮簡子駟桓子罕武子之流。閒見于傳。而國語韋注又以公孫成子爲子產之諡。然則左氏不盡書諡者。各仍國史舊文。不得以傳例之參差。而謂其無諡也。且臣可無諡。君則未有無廟號。無世次者。而魏檜二國一切泯泯焉。烏用此國史之序爲哉。至詩攷引袁孝政。劉子注云。魏武公信譏。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或疑三家詩青蠅當在魏風。則張揖言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五人。正合今雅詩之數。無容缺其一篇。且青蠅在衛武賓筵之前。安知非衛武公刺幽王信譏之詩。而袁孝政之注。傳寫稍譌歟。予于小雅荅問中詳之。固不得

執之以補魏國君諡之遺矣。今劉子注本已無詩攷所引之語

問魏詩昔人有疑其卽晉詩者。則季札觀樂歌魏歌。唐各有美歎。其非一國之風明矣。獨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不經魏地。而彼汾沮洳編入唐風者何。魏風小序旣無國史之可傳會。而孔疏謂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譜于左方中分爲二君者何。曰地里志于魏引詩彼汾一曲。則魯詩亦在魏風。汾水雖始終經由晉地。若與芮城今山西解州之魏不涉。而伏虔言蒲坂亦魏地。孟康注蒲坂與汾陰接壤。郊祀志注在此。則是南北狹而東西長。隨河斜曲。故魏譜言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孟康曰晉文公以蒲略秦秦反蒲于

言一  
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左傳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郊祀志元朔六年得寶鼎于汾陰魏應劭曰魏故魏國是魏得汾水入河之地故曰也師古曰汾本魏地之竟  
彼汾一曲矣齊有公行子之喪則列國或有是官矣至小序惟魏檜二國無史記世家可本故無惡諡可傳會而鄭又欲臆分其世次則并非毛意毛于十畝之閒序云刺時而傳云閑閑男女往來無別之貌與靜女伯兮有狐氓著東門澤陂諸序一例自續序造爲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而箋疏水經注各傳會之箋云一夫止授十畝疏謂田亦樹桑爲地陘民稠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

臨故魏風著十畝之詩。豈知俗之儉嗇。由于磽瘠多山地之褊小。由于疆鄰侵逼。且魏風適彼樂郊。民方散去。安有畏寇內入之事。苟如季札所稱以德輔此。則明主云者。何難踰山越河。大啟疆宇。孰得而限之哉。園有桃序云。刺時傳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宜得其力。則是興非賦言上不能得民以自強。自續序歸之儉嗇。箋遂強興爲賦。謂魏君不取民稅。但食園桃。雖許行墨翟。有不能行。而謂有是儉主乎。陟岵爲孝子行役思親。尤與刺儉無涉。彼汾沮洳。則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主善之心。德足以君天下。行足以及後世。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故曰彼

其之子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君子盪盪乎其義不可亂。嗛乎其廉不可劖。溫乎其仁厚之寬大。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故曰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則韓詩蓋歎沮澤之間有賢者隱居在下。采蔬自給。然其才德實高出乎在位公行公路上。故曰雖在下位而自尊。超乎其有以殊世。蓋春秋時晉官卿之適子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而使庶子爲公行。趙盾以庶子爲軫車之族。卽公路皆貴游子弟。無材世祿。賢者不得用。用者不必賢也。毛詩因次葛屨之下。并謂刺儉。乃以所美爲刺。所刺爲美。試思采芣采芣。豈君公之行。如玉如英。豈嗇褊之度。旣極道其美。又何言不

似貴人氣象乎。故知魏風刺儉，惟葛屨一篇，而欲誣前五篇爲一君之詩，繆矣。

曰：然則伐檀、碩鼠之刺貪，可從乎？曰：二詩之刺甚明，三家

之誼尤備。張揖引齊詩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見文選上

林賦注又董仲舒曰：治身之與治民不同。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治人也。詩曰：坎坎伐輻，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食，治身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何爲素餐？素者質也。言人但有質樸之性，無治民之材。尸祿者頗知善惡，默然不語，苟欲得祿，有如尸焉。琴操曰：御覽樂部伐檀操者，魏國

女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

王之制，能治人者食于人，不能治人者食于田。今賢者隱

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



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  
之漢書王吉疏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  
至于積功治人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  
除任子之令王吉習韓詩蔡邕琴操用魯詩皆以爲刺不  
用賢與齊詩不遇明主同義但毛謂伐檀俟世用若俟河  
之清則興而非賦魯詩以隱退伐木爲實事則一河水也  
貪夫處之則濁清士處之則清集傳並以河水爲賦而非  
興則魏河當龍門以下濁  
駛之流豈有清漣之致若謂北人得水皆謂之河當指北  
境凍澮爲汭諸水則詩書六經言江河者從無方言段借  
之例故知河水故飲盜泉而同廉讓之水居混世而無汶  
是興非賦矣

垢之侵與毛興稍殊而大指相近惟毛詩不言魏女所賦

故旨歸不明。蓋國小政荒。不知求賢自輔。而使遺佚厄窮。故其室家嗟歎之曰。爾在位者何功。而厚糈肉食。試思此遺佚不怨厄窮。不憫自食其力如吾君子者。獨何人哉。國之所用者如彼。所舍者如此。何以爲治哉。季札聞歌。魏曰。美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歎其下多有德之士。而不知求以自輔也。蓋不遇明主者。詩人之傷賢。而貪鄙在位者。詩人之傷國。一詩函二誼也。

至碩鼠毛序。但云刺重斂。與鹽鐵論履畝稔而碩鼠作同義。北史辛雄傳曰。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蓋刺貪吏之詩。至續序始以碩鼠

斥君貪而畏人如大鼠考呂覽甯戚叩牛角而寤歌齊桓  
聞而舉之高誘注謂歌碩鼠之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  
苑善說篇曰甯戚飲牛于康衢擊車輪而歌碩鼠今本說  
二字謬甯戚歌之取適樂郊之意言將去齊往他國也樂  
作顧見府載甯戚飯牛之歌一章曰吾將舍女相齊國二章曰吾  
將舍女適楚國其詞雖漢人擬作亦用此詩適彼樂郊之  
誼蓋魏風先戚百年故戚得歌之也若碩鼠斥君豈遇主  
之什乎

問曰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乃今唐風大

半刺晉昭曲沃之事者何。且旣以憂勤爲有陶唐風。則詩當爲美儉。而皆謂刺儉者何。曰。地里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遽。又馬融傳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山樞蟋蟀之詩。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則季札所美。必此數篇。而非晉昭曲沃之事明矣。毛詩刺僖公。昭公不過因史記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年可紀。而年表獨起靖僖以來。故唐風卽始于僖侯。史作釐侯且韓詩薛君章句以歲聿云莫。喻君年歲已晚。而僖

侯止十八年。未必卽韓詩所指也。至以爲有陶唐氏之遺風。則不過仍其土地。非能有康衢擊壤之風。故詩皆刺儉而非美儉。且非徒刺儉。直刺嗇鄙耳。王氏夫之論之曰。蟋蟀之詩。于憂而見樂。如渴而望乎甘泉。于憂之時而有憂。非大利無以奪其情而制其欲也。故知蟋蟀之言樂。非樂也。欲而已矣。其言良士。非良士也。利人而已矣。以欲爲樂。以利爲良。瞿瞿而善警。崇利以求欲。不知所止。國之不亡幸也。奚陶唐氏之風云乎。且所貴乎儉者。無侈心也。故君子之儉。惡奢而不欲也。小人之儉。欲奢而不果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悼不能奢。而悲之以死也。爲利吝而悲之以

死則將苟可以死易利而蔑不爲。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人。有莫心音有莫響而國爲莫國。故曰齊以瞿瞿爲狂。晉以瞿瞿爲良。莫氣流于國而國不可曰三晉之士爲天下鄙尤矣。奚陶唐氏之風云乎。且崇利而不恤死則相奪以爲恆。互疑而不釋故瞿瞿以終年而舉足之下有寇讎也。有車馬而人思馳驅之。有衣裳而人思曳婁之。有鐘鼓而人思考伐之。時移勢去自死于弱決爲他人之所奄據。昌言以相勸勉而不慚則公侯非適有國。大夫非適有家。庶人非適有其廬舍妻子殆猶卽且蟾帶之聚于一窪也。故翼沃相剝。獻公之九子相吞。先狐胥卻欒趙荀范韓魏相齧。

習爲恆而不怪。胥瞿瞿也。然而晉人固以爲良也。孰謂陶唐氏之有此哉。

問曰。子以毛詩無衣美晉武公。爲乖無邪之例。然則三家詩說若何。曰。以韓詩椒聊之傳例之。而知必不同毛也。外傳曰。士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死而諫愈忠。夷齊餓于首陽而志愈章。夫欲行仁義殉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夫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與于斯。則彼其之子。蓋謂九宗五正之徒。不入沃黨。言其抱耿介大節。無朋黨之私。有純篤之忠也。自曲沃構難以來。翼人晉人滅一君復立一君。其姓

名見內外傳者。則頃父之子嘉父于翼侯奔隨。哀侯已立之後。猶逆其故主。納諸鄢而奉之。所謂且篤者也。欒賁之子共叔賓仕晉。武公許以上卿之位。彼終力戰而死。所謂無朋者也。見于紀年者。又有公子萬荀叔軫。皆忠晉以拒沃且椒聊之實。蕃衍遠條。則喪君有君。不顧枝幹之強弱。眾寡之不敵焉。詩之惡曲沃而獎遺臣。抑黨賊而申忠義。如是其至也。序反刺昭公。而謂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箋。遂以彼其之子。美桓叔之德。廣博均平。不偏黨正義。又謂言桓之美。刺昭之惡。不得以阻邑傾宗爲桓罪。且叔別封于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諸侯不得專封成師之沃猶段



叔之京已違封而不告他若揚之水我聞有命本泄潘父之制况謂邑爲國乎

之謀于昭公也反誣國人將叛而歸之有杖之杜刺武公

兼并宗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不能親其同姓兄弟也若

昭鄂諸君方恃九宗五正之助反謂骨肉離散而去之

九宗

一姓爲九族五正五官之長豈知晉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

侯六世凡一滅于桓叔兩滅于莊伯又兩滅于武公五舉

而國人始終不服亦五攻而去之安有桓叔之始國人卽

欲叛而歸之骨肉卽離散而去之耶毛序箋疏于鄭忽晉

昭周內惟恐不深于桓叔武公獎借惟恐不力其美刺無

邪之例有如斯者

曰序以鵠羽爲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而綢繆杕杜羔裘則  
不言何世孔疏并屬之昭公者何曰杕杜已見于前綢繆  
序刺晉亂則亦大亂五世之時然毛以三星爲參歷舉昏  
姻之正期以刺時鄭以三星爲心歷舉昏姻之失時以刺  
上皆未協如此良人何之誼釋文引韓詩云邈觀不閔之  
貌則知此蓋亂世憂昏姻之難常聚而非刺昏姻之不得  
時若曰此何世何時而乃相逢聚首乎未卜偕老之權已  
虞新昏之別舉中篇以明上下則如此良人何謂夫非士  
庶難保室家也如此粲者何一妻二妾曰粲大夫亦憂征役也星  
以三數匪獨參心首章在天初昏見于東方次章則夜久

見于東南隅三章在戶則夜分見于正南而中矣若必泥

分參心歷月移次

傳據參宿分孟冬季冬正月

爲怨曠失

時之證則亂世男女此離尙僅以逾月爲失時乎如何如  
何憂方來而非慨已往也魚之响鳥之集蟲之螟聚以崇  
朝而樂以今夕其情激其詞悲其聲寒而國事可知矣

曰晉自曲沃搆難何暇更勤王事而鴟羽三言王事靡盬  
者何曰此與衛風伯兮之言王事皆作于桓王之世桓王  
六年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是  
秋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十六年曲沃殺  
小子侯王命虢仲立晉侯緡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

曲沃。是王師屢臨于晉。妨農失養。謳怨斯興。使無衣之請  
不行。王靈尙競于諸侯也。唐風獨詳沃翼興廢之際。皆春  
秋所不書。而詩存之。論其世而知其王迹。是詩史之誼也。  
問葛生之詩。刺獻公虐用其民。而晉日以強者何。曰。此詩  
由武獻善响其民。故有夫婦相守之效。非刺虐用其民也。  
王氏夫之曰。使人樂有其身。而後吾之身安。使人樂有其  
家。而後吾之家固。使人樂用其情。而後以情嚮我。也不淺。  
進而導之以道。則王。卽此而用之。則霸。雖無道。猶足以霸。  
而況于以道而王者乎。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于中谷。晉  
之爲政于天下。得之于葛生。夫婦相愛以生。相信以死。綢

朽杜之孤心改而興矣。兼虞魏并芮號服蒲屈大禮雖  
積而卻穀因之不待教而可用也。武獻之响于民也不薄  
矣。自陳啟源于葛生不取寡婦悼亡之說。述毛而與毛背  
是篇毛傳曰。域營域也。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篲  
衾席。蠲而藏之。箋申之以爲夫雖不在。攝主以祭。主婦猶  
自齊而行事。居謂墳墓室。謂冢壙。冬夏晝夜長時。思之尤  
甚。王肅謂見夫齊物。感以增思。孔疏謂衾枕有故。乃設怨  
夫不在。申恨獨旦。而世說袁羊作詩。嘲劉恢晝寢云。角枕  
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向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  
古之遺狂。正以語涉悼亡耳。兩漢晉唐無異說。而陳氏獨

以角枕錦衾爲生存之證。營域歸室乃寄託之詞。曷思予  
美亡此。誰與獨旦乎。不知所述者何毛乎。

問陳氏于采苓亦取驪姬與讒之說。其義若何。曰。陳氏以  
采苓喻甘言。采苦喻苦言。采葑喻甘苦並進。虛文傳會。實  
事無徵。蓋獻公信讒之事。無大于殺申生。而三舉首陽。蓋  
勸申世子以夷齊之行耳。首陽晉地。卽河北蒲坂之雷首  
山。其南王屋山。濟水所出。故曾子言伯夷叔齊居河濟之  
閒。莊子讓王篇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蓋夷齊  
自孟津扣馬之後。遂渡河而北。武王之師自桃林之塞至  
洛陽。始由孟津渡河而北。則夷齊扣馬之諫。自當在其未渡河以前。由河  
南而至河北之雷首山。故云北至于首陽矣。西行至雷

首之陽。故歌曰。登彼西山。蒲坂舜都。故有黃農虞夏之歎。  
春秋時本魏地。晉獻公滅魏而有其地。故詩舉本境古事。  
爲諷。其士薦輩之詞乎。當時梁餘子養先丹木。狝突重耳。  
皆有此勸。而士薦最先。曰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  
不亦可乎。諷之爲太伯。猶之爲夷齊也。采苓采苦。采葑卽  
託采藥以行之意。世子終守待死之恭。而不知陷親不義。  
故再三言舍旃。舍旃以速之。人之爲言胡得焉。言姬之辭  
不可辟也。公之惑不可回也。俟命之說亦不可執也。申生曰死  
不可辟吾將三章不易一詞。明無二策。無轉計也。孔明之  
伏以待命告劉璋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夷吾在外而安乎。

正同詩旨。然盡殲桓莊之族。理無逃于好還。詎無畜羣公子。勢必分于卿室。君子讀唐風。杕杜采苓之篇。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矣。然則晉文創伯以後。無一詩者。何。曰。晉五世主伯。固不屑自陳其風。而他國齊楚。又無能代陳晉風者。唐風終于獻公。見晉伯之始于文公。王迹亦熄于文公也。

讀唐風無衣之詩。知西虢必滅于晉。而王轍從此不西矣。讀唐風由杕杜至采苓。知晉必三分以滅于秦。而周祚從此不延矣。夫東周何以不西哉。以虢滅于晉。失崤函桃林之險。而西歸道絕也。晉何以必滅虢哉。以曲沃之叛。王命



虢公伐曲沃及翼侯之滅虢仲又偕芮伯荀侯曹伯連兵致討使釐王不貪晉賂則晉武不敢自立爲諸侯而虢不亡虢不亡則豐鎬故畿之聲勢不隔是東周之不西無衣請命之詩爲之也秦何以能亡晉哉晉室三分爲之也晉何以三分哉則懲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權移世族爲之也夫晉國形勢天下莫強焉西河之地斗入關中七百餘里函關武關門戶皆爲晉有秦人僻處西陲二百年無能東出一步王室雖衰而恃晉之宗盟翼戴秦楚屏伏而不敢動自三家分晉力分勢渙不足以抗秦秦遂取崤函收西河而晉亡晉亡而周隨之矣惠公懷公文公及公子

雍皆自秦入。成公悼公皆自周入。主器之子。寄命他邦。尾  
大枝強。勢歸卿室。渭陽送舅之詩。君子不謂秦人翼晉之  
功。而謂晉亡于秦之始也。采芣之詩。萌于扶杜。君子不謂  
晉亡于無畜羣公子之日。而亡于滅桓莊之族之日也。晉  
武賂王得立。而異日三晉卽師其故智。賂王而三分其國。  
無衣請命之詩。君子不以爲曲沃篡國之始。而以爲三家  
分晉之漸也。嗚呼。好還者天道。致冰者履霜。眾人知之于  
旣著。君子識之于其微焉。讀一詩而但詠一事。其爲興觀  
羣怨者幾何。玩一爻而但知一占。其爲藏往知來者幾何。  
故曰。誦其詩。論其世。又曰。可以興。可以觀。上觀千古。下觀

千古之謂也。或曰：魯之政逮于三桓，卒至陪臣執國命，而費惠公且代魯。烏見用親之勝于用疏耶？曰：國家之勢，不內重則外重，外重之權在異姓，內重之勢在宗藩。晉分于韓趙魏，齊篡于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政侈于三桓，以慶父之弑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孫，以公孫敖之淫佚而卒歸其喪相忍爲國，君僅守府，此內重之弊也。秦起西戎，楚起蠻夷，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兩國常雄長諸侯，秦則親賢并用，然國無世及之卿，故權不久擅，不養游談之士，故官程實功，其能以耕戰致富強宜矣。楚則以令尹執政，自子文以後，鬬氏成氏蔣氏薳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

無異姓。然一有罪。卽誅之。無赦。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辟敵誅。子辛子南以貪縱多寵誅。是無齊晉外重之虞。而收其用。有魯任宗親之善。而無其弊。苟晉人能師秦之參用親賢。師楚之賞功罰罪。立師保之官。以教世子。而不宦之于外。則國寄專而根本盛。國法行而紀綱立。三家安得而分之。秦烏得而并之也哉。豈無他人。不與我同姓。豈無他人。不與我同父。姬姓之衰。宗周之替。皆武獻涼德。以敗之。君子讀唐風所爲盼盼而三歎也。

詩古微中編之三